

梁掌球眼中的阿拉斯加

旅遊的吸引人之處，除了欣賞名山大川之外，是常有機會萍水相逢，結識來自五湖四海、背景各異的人仕，聽聽他們尋夢的故事，時時讓人感觸良多！對第一次見面的人，願意打開心扉實屬不易。訪問者必須以誠懇和熱衷聆聽的態度發問，被訪者才會願意傾訴心聲。尤其是當觸及對方過往傷心事時要注意被訪問者的底線，切勿窮追猛問！有時採用另一角度或方式發問同一問題，可能會獲得意想不到的答案。

「Talkeetna」塔基娜的4個故事 (上)



鹿角掛滿在這商店的外牆上



吉雨荷(右)和Shawna Petty(左)，兩位美女餐車Talkeetna Taco

北極光是他們逝去的朋友在空中飛舞的靈魂。北極光最亮的時候，也是他們亡友最愉快的時刻。從小便喜歡拍照的她，重拾相機，用她的鏡頭去詮釋北極光的細膩動人，介紹給世人。北極光亦像慈母一樣，撫慰多蘿孤寂沒落的心，讓她找到人生的第二扇窗，決定留在塔基娜。如今她的兒子已廿一歲，在安克雷奇上大學。塔鎮已經成為她深愛的新家園，她上次回巴西已是六年前了！



多蘿在她的北極光照片廊前

緣分註定、佳偶天成

在主街的Denali Brewpub餐廳吃飯時，看到對街停泊的一輛快餐車出售墨西哥魚肉夾餅之類的食物，但車旁的一塊黑板用手寫了大大的中文字「阿拉斯加帝王蟹和比目魚」，難道這偏遠小鎮也有很多中國遊客？我跑過去問問快餐的幫廚Shawna Petty，她說對呀，旅遊旺季時中午常常有巴士把中國遊客帶到塔鎮吃



餐車旁的中文菜牌，吸引華裔遊客

午飯和購物，而她們亦有一位華裔女青在餐車上班。小鎮的好處在於可隨叫隨到，Shawna打了通電話，不消十五分鐘，一位二十多歲的中國少女便出現在我的眼前！

這位充滿陽光、來自北京的年輕人有一個非常詩意的名字：吉雨荷，英文名是Holly。她雀躍地用普通話向我娓娓道來她前來塔基娜，和與新婚丈夫一世姻緣天註定的愛情故事。我聽後也暗暗佩服這位少女的勇氣和進取精神！

吉雨荷早年離開中國前往美國東岸的佛蒙特 (Vermont) 念中學，在2014年考入內華達大學 (University of Nevada) 修讀酒店管理。在四年的課程中，她曾有兩個暑假在阿拉斯加西華德市 (Seward) 的一間酒店當實習生，有機會在工餘時間周遊名山大川，愛上了這遼闊的大州。她畢業後因無法找到可在美國申請居留權的工作，祇有回中國，返北京的機票已訂好。在今年三月離開之前，她懷著不捨的心再踏足阿拉斯加，與在Seward和費爾班克斯的朋友道別。

三月的阿拉斯加仍是白雪紛飛、寒風刺骨。雨荷在一個週

日下午獨自開車由Seward北上往費爾班克斯，黃昏時路過塔基娜，打算吃點東西再趕路。車駛入主街轉了兩圈，發覺祇有一間餐館還有燈光，仍開門營業。她進入後發現空無客人，祇有一名服務員。匆匆隨意點了食物，服務員抱歉說要失陪一陣子，原來他也是餐館的廚師和洗碗工，一人全包所有工作。冬天的塔基娜有點像鬼城，大部分的居民均會跑往別處避寒，留下的人祇有在冷風中看枯葉瑟瑟的發抖！



商店出售很多當地藝術家製造的紀念品

吉雨荷的浪漫旅程，下文再續……



塔基娜鎮的歡迎牌

我

最近在阿拉斯加觀光時，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邊陲小鎮非常之有緣認識了四位當地居民，他們全由外地移居遷入，年紀最長的一位來了二十年，最新的「移民」則不及半年。這小鎮名為「塔基娜」(Talkeetna)，位於阿拉斯加兩個大城安克雷奇 (Anchorage) 和費爾班克斯 (Fairbanks) 之間，距離前者一百一十二哩，約二小時車程，祇有三號國家公園公路 (Parks Highway) 可達。塔基娜的人口在夏天旅遊旺季會漲至四、五千人，但在嚴寒的冬天則下降至八百人，很多商店均會關門歇業。我的車子在駛入塔鎮時，心中的第一個疑問便是天下間有哪些傻子會選擇前來這樣的邊遠孤立地方居住呢？特別在漫長的冬天，這鎮差不多與世隔絕，日子必定不容易過！幸好我很快便獲得了第一個答案，因旅遊可從故事開始，而聽故事絕對可加深對某一地方的了解、憧憬、嚮往。

逃避過去，見光重生

說實話，塔基娜其實是一個幽寧安靜、風光旖旎的小鎮。Talkeetna是土語「河水匯聚之地」，處於Chulitna、Susitna和Talkeetna三條河交接的地方，夏天清澗水急，冬天浮冰盪漾。短暫的秋天是最宜人的季節，那時層林盡染、秋色天堂！這裡不疾不徐、雲淡風輕的小鎮生活，對某些極度厭惡大城市工作居住的人來說，可真是夢寐以求的生活方式！

塔鎮短短的主街有十數間餐廳、酒館、咖啡室、商店和我們下榻過夜的Road House旅館。我走進一間木屋，門旁掛著「多蘿北極光照」(Aurora Dora Photography) 的招牌，迎面而來的是一位滿面笑容的中年婦人，他便是這間相片廊的主人多蘿Dora Redman，掛滿牆上色彩繽紛的北極光專業水準照片全是她的傑作。

與她交談之下才曉得她是在二十年前從千里迢迢的南美巴西聖保羅市移居此地。她並沒詳述，祇輕描淡寫的說在2001年時她婚姻失敗，成為單親媽媽，帶著一歲的幼子，頓覺蒼天無情，想要離開巴西這傷心地。她剛好認識一位從塔基娜鎮往巴西旅行的遊客，在受邀下，決定前往看看這處從未聽聞，遙遠至讓人有點害怕的地方。那年的五月她帶著嬰兒來到了塔鎮，原本打算頂多祇逗留六個月，在十月、十一月下大雪前離開。大家別忘，在二十年前仍是未流行手提電話和電郵的年代，住在塔基娜鎮這樣的地方絕對是有種孤立無援的感覺。幸好該地人口雖少，但溫情處處，居民守望相助，讓多蘿不覺得孤單！

對她最大的轉折點在2001年的九月，她人生第一次看到北極光，給迷倒了、給大自然的造化完全征服了！當地的土著相信



Road House 客棧，那處的早餐分量特大！



這間Mountain High的比薩是有名的